



人民日报评论集

人民时评

2006年卷

人民日报评论部 编

红旗出版社



新华社（中央）直属重点新闻单位

人民日报评论集

人民时评

2006年卷

人民日报评论部 编

红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民时评·2006年卷/人民日报评论部编.

—北京：红旗出版社，2007.1

(人民日报评论集)

ISBN 978-7-5051-1442-5

I . 人…

II . 人…

III . 时事评论—中国—2006

IV . D609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03109号

人民日报评论集

人民时评

2006年卷

人民日报评论部 编

责任编辑：李 凡 封面设计：孙翠之

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

邮政编码：100727 地址：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

E-mail：hqcb@publica.bj.cninfo.net

编辑部：64037139 发行部：64037154

印刷：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

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：25.375 字数：727千字

ISBN 978-7-5051-1442-5

全套（共两册）总定价：60.00元

编辑说明

“《人民日报》是各类媒体的旗舰”——这是中央领导对《人民日报》的定位。“评论是旗舰上的汽笛”——这是读者对《人民日报》评论的期许。

从2005年4月起，人民日报评论部运用人民网的既有品牌，在报纸上全新推出新闻评论专栏《人民时评》，针对最新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，由人民日报资深编辑记者、部分知名专家学者及热心评论作者及时撰稿，通过一事一评，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说，与人民网实行“报网互动”。《人民时评》专栏开办以来深受欢迎，不少读者来函、来电要求结集成册。

此次编辑出版的《人民日报评论集·人民时评二〇〇六年卷》和《人民日报评论集·人民论坛二〇〇六年卷》，是《人民日报》两个重要评论专栏第二次结集成套。

珍贵的友情来自思想的砥砺。我们期望这套评论集能为爱读、爱写评论的广大读者所喜欢，谨以此奉献给多年来关心、支持、帮助《人民日报》新闻评论工作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同志们、朋友们。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邮编：100733

电话：010-65368685 传真：010-65368684

邮箱：rmsp@peopledaily.com.cn

人民日报评论部

2007年1月

目 录

编辑说明	(1)
废止农业税 “反哺”刚开头.....	张 毅 (1)
让农民成为改革主体	顾勇华 (3)
取消“限小”，更要“用小”.....	陈 鸿 (5)
信息公开有益应对危机.....	王淑军 (7)
给乡村医生多些支持	白剑峰 (9)
直面义务教育落差.....	王秀丽 (11)
冷静看待千亿美元顺差	龚 雯 (13)
文化产业，最重是文化	姜泓冰 (15)
洪战辉能否上春晚	李泓冰 (17)
水煤涨价，多听百姓声音	陈 鸿 (19)
从媒体曝光搜集查案线索	裴智勇 (21)
用制度保卫信用	邓建胜 (23)
春运，谨防“蝴蝶效应”	邓建胜 (25)
请科技界关注鞭炮研发	吴 焰 (27)
增加春节的幸福感	汪晓东 (29)
迪斯尼“拒客”风波的警示	吴 焰 (31)
最大的民意是深化改革	高 渊 (33)
信息披露仅仅是开始	刘光金 (35)
喜闻“文化遗产日”	姜泓冰 (37)
爱心，要靠体制创新激活	徐 冲 (39)

增强社区医院公信力	陈 鸿 (41)
九龙如何齐治水.....	邓建胜 (43)
用改革化解春运之困	木 乔 (45)
用规则捍卫创新成果	谢卫群 (47)
打掉环境污染的“保护伞”.....	赵永新 (49)
公众能否把住“环保第一关”?	赵永新 (51)
新农村建设慢不得也急不得	高 渊 (53)
学术腐败为何愈演愈烈.....	王比学 (55)
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	李泓冰 (57)
消除创新的微观障碍.....	顾勇华 (59)
期待更多新版《桃花扇》	杨雪梅 (61)
举报者的荣与“耻”	吴 焰 (63)
重塑“权威认证”公信力	王淑军 (65)
杠杆有力还需“支点”灵活	顾兆农 (67)
比应试教育更可怕的	李泓冰 (69)
医生,请珍惜“处方权”.....	白剑峰 (71)
“学术不端”应追惩	邓建胜 (73)
将安全观下沉到最基层	吴 焰 (75)
廉租住房为何缺位	高 渊 (77)
不应误读税收新政策	汪晓东 (79)
监管是对民办教育的爱护	刘光金 (81)
代课教师如何退出历史舞台	陈 鸿 (83)
“喝酒文件”与行政违法	陈 鸿 (85)
虚假医疗广告的罪与罚	苏显龙 (87)
政府埋单莫成“糊涂账”.....	吴 焰 (89)
公益诉讼何时不再尴尬	唐 宋 (91)
如何讲述“中国故事”	周 海 (93)
谁来消除《无极》生态之灾	李长虹 (95)

出租车调价要透明合理	陈 鸿 (97)
解读三百网编的“震撼”	李泓冰 (99)
“山西省会在哪里？”	卢新宁 (101)
富人没有超生特权	白剑峰 (103)
沙尘暴不是“邻家事”	汪晓东 (105)
道德需要怎样的制度化？	陈家兴 (107)
当冒险成为时尚	李泓冰 (109)
少用钱 多建绿	刘光金 (111)
手机资费改革空间有多大	高 渊 (113)
办公大楼要豪华到什么程度	李长虹 (115)
天价政府雇员去职的背后	高 渊 (117)
职业底线为何守不住	陈家兴 (119)
公众参与能否破解环保困局	陈 鸿 (121)
慈善离不开文化的涵养	唐 宋 (123)
“闯红灯”是小事一桩吗？	吴 焰 (125)
公开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	李长虹 (127)
如何让环保局长“站得住”	邓建胜 (129)
中国软件的“上海视角”	杨 健 (131)
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心上	木 乔 (133)
要不要期待绿色GDP	高 渊 (135)
让买房的目的回归理性	顾兆农 (137)
“绿色出行”启发公众参与	张建宇 (139)
齐二药造假，监管部门尽责了吗	丰之余 (141)
“猜想证明”是一面镜子	陈家兴 (143)
招商引资的“黑洞”有多深	郝 洪 (145)
别让高考这样“热”	袁新文 (147)
开门“变脸”也是保护	刘光金 (149)
“穷劳模”该不该捐慰问金？	陈 鸿 (151)

学术评价科学化有多难？	陈家兴 (153)
“公捕大会”理当越来越少	苏显龙 (155)
当天堑变成通途	李泓冰 (157)
中国企业，如何走出专利陷阱	苏显龙 (159)
什么考试都不可以作弊	何 刚 (161)
农民养老要靠谁	陈 鸿 (163)
倾听科技的全新声响	杨 健 (165)
谁在高招中“淘金”	汪晓东 (167)
让创新之花“墙内香”	斯 壮 (169)
改到深处是“配套”	顾勇华 (171)
杜绝超时加班缘何难	何 刚 (173)
非法小煤窑为何祸及地上	郝 洪 (175)
世界杯：醒目的缺席	李泓冰 (177)
“重大风险源”的来源	吴 焰 (179)
“农学”如今吃香了？	李泓冰 (181)
就业率能否决定专业设置	陈家兴 (183)
“高薪跳蚤”的背后	田 泓 (185)
当唐山人踏上感恩之旅	郝 洪 (187)
台风来了，要抗更要防	邓建胜 (189)
天灾也是灾难教育	唐 宋 (191)
审计问责不能留死角	木 乔 (193)
对GDP高增长质疑的背后	郝 洪 (195)
商业贿赂收买了什么？	董宏君 (197)
总理为何关心桃农进城	李长虹 (199)
让社会科学得到应有尊重	杨雪梅 (201)
别让瓜农再受伤	杜峻晓 (203)
“加分令”：左手插进右兜	田 泓 (205)
国学需要怎样的“时装”？	卢新宁 (207)

广告治理是一种考验	苏显龙 (209)
沃尔玛建工会的意义	建 达 (211)
豪华大楼不能想建就建	李长虹 (213)
节能规划为何遭“阻击”	禹伟良 (215)
城管执法如何走出怪圈	丁 汀 (217)
众说纷纭医生收“红包”	唐 宋 (219)
“两个不降反升”说明什么	顾兆农 (221)
举报能否挤干数字“水分”	何 勇 (223)
“港校热”，是冲击更是交流	钱 江 (225)
当“五十年一遇”来临时	吴 焰 (227)
给干部招商引资减负	李忠春 (229)
殡葬改革，出路何在	何 勇 (231)
有些失误应当宽容	江南客 (233)
今天，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	郝 洪 (235)
让亚洲文化不再“失语”	刘 琼 (237)
不该误读“捐赠直达”	蔡朝阳 (239)
大学生社会实践缺什么？	刘成友 (241)
要尊师，先要“减负”	李泓冰 (243)
如何告别“土地经济”	高 渊 (245)
农村不是污染“避难所”	苏显龙 (247)
较真的审计能否往下移？	吴 焰 (249)
为“文化低保”叫好	姜泓冰 (251)
比盗版更让人忧虑的	陈 鸿 (253)
如此“作为”很伤民	李长虹 (255)
苏南模式下的环境之痛	吴 焰 (257)
网络时代的“龟兔故事”	杨 健 (259)
质检部门的“破与立”	郝 洪 (261)
何必陷入“模式之争”	白剑峰 (263)

公权岂能“私用”	刘鑫焱 (265)
对“万人坑”冷漠意味什么	唐 宋 (267)
如何看待长假“七年之痒”	汪晓东 (269)
慧眼只识一颗“珠”?	李泓冰 (271)
环保不应成为“软柿子”	邓建胜 (273)
理性看待“皮鞋纠纷”	高 渊 (275)
大学教育岂能功利化	吴 焰 (277)
别让“幸福指数”成“数字政绩”	陈 鸿 (279)
我们需要“鲁迅年”	李泓冰 (281)
城市当除“养狗之患”	汪晓东 (283)
圆明园复建的经济悬疑	郝 洪 (285)
如果以问责制为突破口	刘鑫焱 (287)
“禁摩”之后尚需帮助	陈 鸿 (289)
从“取消中医”看媒体失真	王淑军 (291)
夜莺为什么不再歌唱	李 舶 (293)
值得说一说的“峰会交通”	陈家兴 (295)
别让钞票遮住了眼睛	白天亮 (297)
“取消中医”闹剧折射了什么	高 渊 (299)
请加倍正视农民的文化需求	李泓冰 (301)
天然气如何“与国际接轨”	高 渊 (303)
医疗服务调价为何缓行	王淑军 (305)
别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	富子梅 (307)
协会“骚扰”何时了	苏显龙 (309)
农民工子女为何进城读书难	陈 鸿 (311)
书记抓陋习,何以成新闻	汪晓东 (313)
让我们的校园更安全	袁新文 (315)
管好百姓的“救命钱”	曲哲涵 (317)
“公家的钱”要花在明处	李长虹 (319)

要的是群众认可的“满意率”	何 勇 王君平	(321)
比矿难更可怕的是麻木	吴 焰	(323)
“鸵鸟心态”不利“防艾”	李长虹	(325)
假记者与真问题	李长虹	(327)
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	顾兆农	(329)
谁来监督行政不作为	李泓冰	(331)
对小煤矿, 行政要有“作为”	林 佳	(333)
要淘汰的, 不单是落后产能	王明浩	(335)
入世预期与新的期待	陈颂清	(337)
文化产业: 从“软肋”到“脊梁”	王玉芳	(339)
制度如何管住“嘴”	何 勇	(341)
积极看待“医患生态”	白剑峰	(343)
“道歉”背后的喜与忧	李忠春	(345)
呼唤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	李 舶	(347)
功夫更应在“治”外	郝 洪	(349)
网络内外都应是大写的“你”	刘成友	(351)
“眼球经济”与“看客效益”	李 舶	(353)
年轻人为何热衷圣诞节	陈家兴	(355)
从“撞人”悲剧说人车和谐	何 勇	(357)
挑战行业潜规则	李泓冰	(359)
当农民减负一千二百亿	邓建胜	(361)



废止农业税 “反哺”刚开头

张 毅

亿万农民满怀喜悦地走进2006年。伴随着实施近半个世纪的《农业税条例》的废止，一个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终结……

科学发展、和谐社会的车轮隆隆向前。2004年的人代会上，温家宝总理承诺5年内免除农业税，会场上掌声热烈。2005年，28个省份免除了农业税。2006年，《农业税条例》废止，更体现了人民的意愿。从此，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，都是平等的纳税人。

废止农业税，保障农民权益，前进了一大步。这得益于社会的进步、国力的增强。然而，对于反哺“三农”、根本解决“三农”问题来说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。在城乡统筹发展的道路上，我们还有许多障碍要跨越，有许多堡垒要攻克。

——农业税取消了，我们苦苦求解的农民负担问题，并未就此一了百了。

东部有的县，目前主要靠集中收取一事一议费、以资代劳费和加重计划生育罚款等手段，充实乡镇财政，大部分做法违反政策；西部有的县，由于缺乏经费，乡镇政府电话停机，吉普车开不起来，甚至一些派出所连办公场所都没有。

乡镇机构改革跟不上，人员不精减，就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结果：一是乡镇机构巧立名目、变换手段向农民伸手，农民负担不断反弹，结果应了黄宗羲那位老夫子的话，陷入“积累莫返之害”；二是乡镇机构经费不足，运转不灵。

实现乡镇政府由农民供养型向政府投入型的转变，已成当务之急。

——要让农民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，还需继续努力。

在各种惠农政策的扶持下，农村的不少地方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，但走出日新月异的城市，在广袤的农村，农业依然靠天吃饭，农民依然面朝黄土，农村交通、生活、医疗、教育的落后情形，依然让人心情沉重。即使进城务工若干年，农民工仍然是农民，他们尚未得到公平竞争的机会，更不敢奢望享受社会保障。

——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依然任重道远。

虽然，近几年，“多予”、“少取”、“放活”多种措施平行推进，各项支农补贴到了田间地头，农村得到公共财政更多关照，农村改革为农民生产经营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。但是，目前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仍在3:1以上。

我们长期以城市建设为重点，一些地方盲目圈地，由此产生了大量种田无地、就业无岗、社保无份的“三无农民”。

.....

现代化的列车在快速奔驰，我们更须夯实基础。反哺“三农”，应是长期不变的方针。

鼓舞人心的是，中央已经确立统筹城乡、以工促农、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，并且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部署。新农村究竟怎样？农民的想法很实际——有的说，看得起病，吃得起药，孩子上得起学；也有的说，希望喝上自来水，公共汽车通到村里头；还有的说，最好在家里能洗淋浴，能用上抽水马桶……

这些问题简单吗？

这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行动，关键在于激发农民群众的内在动力。

在一些地方，也许要付出长期的努力。

2006.1.4



让农民成为改革主体

顾勇华

岁末年初说农事，听到的消息令人振奋。

先是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披露，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6%左右。增收原因非止一端，但支农政策有效调动和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是一大要因。

接着，从今年1月1日开始，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。此前，全国已有28个省份提前实现免征农业税，29个省份实施粮食直补，单是这两项政策就使农民受惠350多亿元。

农民稳步走向富裕，是扎实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标志。我们在为此鼓与呼时，也想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。

目前，一些人包括不少直接服务农民的基层干部，还有一些模糊认识，似乎觉得新农村建设，自然是政府唱戏、农民听戏，因此，有时单纯地热望于来自上面的好政策和好项目、有形的投入和扶持，而没有清醒地认识到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惠农政策，是农村深化改革的强有力的助推器，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，最应该是广大农民群众自己。

从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看，以农民为改革主体，充分调动起农民的改革冲动与潜能，农村的发展才能积极有效地推进。当年的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创新意识，通过政策的适时引导，完成了一次农村巨变，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。

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同样需要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从根本上说是亿万农民的事业。最终目的在



于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。因此，通过各项政策引导，让亿万农民既有获得更多社会资源的能力，有与其他阶层一道共享所创造成果的制度安排，也有推动自身富裕和农村现代化的强烈进取心，有改变自己命运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新精神，由此成为建设自己家园的创造主体。这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，也是中央不断出台各种惠农政策的初衷。

实际上，从国家宏观政策的角度看“免征农业税”、“粮食直补”等政策，已经能够看到其中蕴涵的充分尊重农民自主创新意识的内在特征。比如，免征农业税是在国家财力许可的前提下，及时让广大农民分享改革成果，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，而并非政府全部包办代替的许诺。十六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，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，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
在城乡二元结构重新调整的历史性变革中，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漫长历程中，顺应农村改革的历史潮流，引导农民自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，唤起和造就亿万新型农民，使他们能够持续地、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能动作用，这是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。

因此，在用好党和国家对于农村的各种扶持政策的同时，当前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盘活这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“资源”，从亿万农民群众的实践中，寻找新的经验、新的路子，渐次突破城乡之间的藩篱。

新的一年已经到来，我们在听到来自农村的好消息的同时，也抱有更深切的期望。

2006.1.5



取消“限小”，更要“用小”

陈 鸿

日前，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文，要求各地在3月底前解除对小排量汽车的各种限制措施。这一消息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。

取消“限小”，大势所趋。但取消“限小”的目的，是为了推广使用小排量汽车，就此而言，前路漫长。

就汽车厂家而言，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。在自由消费的市场环境下，老百姓的选择是理性的。小排量汽车生存的“政策阻碍”虽被取消，但倘若其质量没有提升，便会有“市场阻碍”遏制其发育。实际上，当前市场上就有不少小排量汽车以及排量1.5升以下的准小排量汽车。它们之所以没有成为汽车消费市场的一支生力军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其质量还无法让人充分信赖。可以想见，尽管微型车的价格很诱人，国家政策又为它开启“绿灯”，但如果质量没有很好的提高，便难如人们希望的那样“流行”。

另外，取消“限小”，更要鼓励“用小”，须用足够的“优惠政策”来激励消费者。在日本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小排量汽车盛行的国家，都有对购买大排量轿车加以重税，对购买小排量汽车减税甚至给予补贴的做法；征收燃油税通过市场调节更是多数国家采用的方法。在目前国产小排量汽车研发水平和生产能力尚不足的情况下，在税收、用地方面给予优惠以及在技术上给予支持，有其现实意义；而制造有益于节能型汽车消费的舆论环境，也能引导公众改变消费习惯。

要让取消“限小”政策得到落实，各地政府官员统一认识更重

要。事实上，1994年国家就出台了鼓励发展小排量汽车的产业政策。不少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国家政策置若罔闻依然“限小”，除了借口“造成拥堵”的原因外，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恐怕是地方利益——小排量汽车利润不到中高档车的1/4。其实，从经济的角度考量，如果小排量汽车大量使用，对经济的贡献并不比发展大排量汽车差，对此不应“短视”。

让小排量汽车流行，相关服务和政策要跟得上。目前交通拥挤已成一种“城市病”。可以想象，小排量汽车的流行必将带来汽车使用量的膨胀，将给我们的交通系统以及有关服务体系带来更大压力。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国家，在汽车的保有量上和使用频率方面都有一些政策调节，恐怕我们下一步也需要有所思考。

总之，从取缔“限小”到流行“用小”，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。

2006.1.6